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慈穉荊父較閱

丁卯天啓七年正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經撫並用九年於茲每因事權不一以致意見參差往轍可鑒夫關內關外一體原不宜分爲兩截宜令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兵將聽其調度錢糧聽其稽核戰守方畧聽其指授而一切訓練城守分理榆關事務仍屬之道臣王應豸此外則內鎮臣方奉　天子之威靈矢公慎以綜核兵糧一時弊竇肅清人心帖服閻鳴泰奉　命總督薊遼踢履所及原跨兩河策應調援自

其職掌無倏倏廟議責成合無將王之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回部協理部務督臣閻鳴泰無事照舊駐札薊鎮有警移駐關門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道臣王應豸加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榆關事恭候　命下一體欽遵施行

聖諭朕聞師克在和事立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官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爲榛莽覆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厥臣矢忠幹國殫慮邊籌供億多方

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為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二成之心意見未符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復命親近内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於朕心宗社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駐札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忘如卒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紓宵旰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

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略總期為國奏
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
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
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為區畫恐見解互異議
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
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
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
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升道臣
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

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所
道臣王應豸合力克復全遼蚤建膚功紓朕東顧策
勲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沉溺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
疆圉弗靖具軫於懷尚思篤念樹功以副朕意特諭
聖諭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
方於捕鹿蠢兹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
實勞宵旰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撑海外遠提師旅閱
歷當時乃中朝實倚為輔車而去撫毋視為秦越疾
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

中使駐島

屬國苦資糧戾戾之供乃於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即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計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鎮守海外等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查核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强一應戰守機宜

軍務事情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
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犄掣相機勦
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
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
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
懷

兵部奉　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鋭多年常思滅虜
恢遼以報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鋭西來巢穴必虛宜
秣馬厲兵長驅直擣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
關門應該帥義勇夙必討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

諭知道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
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
虞○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略
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
級楊國棟再加一級其餘分別陞賞
朝鮮國陪臣金蒙憲等呈稱小邦兵單糧少苦無援
助平日所仰望者惟 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阻絕緩
急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不振江
水將合則當入保海島以爲避兵之計非但賊來不

能飛到毛營看毛鎮亦無由出陸以見虜馬況望其恊濟小邦之急乎以此料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小邦爲　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柳河之役已與奴結纍構怨又以毛鎮藉在小邦奴之必吞噬小邦者其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不敢遑以逆新酋國事之始因丧出弔無故講欵陽緩關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城池虔劉我士民窺戕我　王京此此其勢豈獨欲制小邦而已乎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亦無所依着毛鎮無所依着則彼時　皇朝疆場之憂又不止於今日也

誠及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首尾牽掣俱莫能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機會也堂堂 皇朝 廟算已定區區小邦陪臣不敢妄陳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二月遼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眞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閒爲之備不墮灰閒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奴兵攻毛

節使朝鮮

三月登萊巡撫李嵩塘報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報義州節度使八九日間累次着人與奴酋說河氷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甚是不難我們糧草多備専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奴兵破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洶洶不安毛永顯先逃叅將高萬重統衆劉璋刧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奪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六百餘人由陸奔○文龍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奴賊收拾兵馬犯關搶奪從鉄山等處職即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撥剳相機勦殺隨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

麗人向恨遼民擾害賭爲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擾夜晝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衆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直搶鎮山圍職衙門擄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鎮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恨殺之兵民迯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賊馳雲從聞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

困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尨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炮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玉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三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燒屋內廳外合職當將撥兵盡數殺完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為賊斷絕糧道嗷嗷無食借得客商麥壹分給一碗半碗決不能空腹甚闕惟以疑兵出沒妄意靜俟激勵南北將士堅壁

守以待戰奴賊坐困多日且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州下營口口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跑奴兵又打奴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纏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剃頭歸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奴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餘萬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承詩等收拾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北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器星夜出一間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揆賊攻麗勝負相機以截其後職又令管侍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

擊毌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厮戰但糧草斷絕兵帶厮馬牛肉爲飽可憐職向爲　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取給於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復向麗人開口之理伏乞上臺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牽制進勦之局奴來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麗人麗官自已作孽受禍亦不爲少雖追兵勝負未知嗣後再報

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

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
恃萬分無虞以保巖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
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
張亦非吾利還速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誤
大計餽軍需餉甚急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
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贓銀以勵戎士速發硝
黄以壯軍聲委係目前急着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兵部覆議援朝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掎夾禦敵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之氣別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大計宜揀爲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奏報以慰朕懷

兵部題奴之遠掠東江也蓋啣枚疾趨出鮮不意是以鮮人幾不支毛帥幾無措而我策應之師亦幾乎苦於鞭長之難及也臣於三月廿三日閱登撫寧撫諸塘報知東江漸有可爲着曩竊虞鮮之以力屈降

奴也今報昌城太守不肯歸奴誓與毛帥同心守土地方安堵無恙則鮮人忠義斷不爲奴用槩可知矣曩又竊虞鮮之不能以猝備應奴也今報祇山一陣奴兵大敗有達王一個被鳥銃打壞一目馱回蘇布川存下黃州一陣達馬之死於鉄靈角刺馬鎗者無算奴兵之死於鋒鏑者亦無算從此而鮮之神氣不愈旺奴之魂魄不愈落乎雖賊兵逼近王京八十里然我既駐重兵於河奴必不敢渡如渡則乘其半渡而擊之正鮮所以制奴之死命也曩又竊虞毛帥之一旅孤懸未易擊奴也今報瓊山伏兵截奴渾道殺

火達賊數百奪奴糧米并牛七八十頭毛帥之出奇制勝因糧於敵是尤足以鼓我軍之敵愾而褫奴之膽也此在毛帥與鮮固皆屹然有足恃者遼撫自奉搗巢之　命除寧遠城守重兵照舊屯住直於各營中挑選精銳分作連珠三營所簡大將及諸將則老成知勇之趙率教左輔朱梅等也監軍則以夙嫺方略之畢自肅以此而批亢搗虛謀出萬全諸臣自饒爲之且滿桂又簡精騎三千移駐前屯策應又發水兵千人駕帆向東似此水陸夾攻聲靈不亦甚赫濯矣哉奴有不旋懼而急撤其犯鮮之兵以自顧其巢

六着必非情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
遼撫袁崇煥奏夷兵東犯朝鮮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然我又何得不救臣等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毎營選精

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珠三營
以左輔金國奇靳國臣趙率敎張得勝孫繼武朱梅
黃士英孫紹祖分爲前鋒居中後勁寧遠道臣畢自
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巢之本蓋各營精銳聞
東警日皆已駐防於大雙松吉之間矣又行總兵滿
桂簡精騎三千駐前屯寧遠策應水陸夾攻夷卽悍
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
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軍望河而止此眞
所謂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
四月毛文龍報稱奴孚今年突犯東江皆因西邊講

和關上兵馬自然不動驀地擒職到手闖關直入不難今奴不但擒職不去將頭發兵馬困在麗地二發兵馬又困在沿江無可渡處處被職官兵中擊殺傷無數每日拉屍山頭火堆山堆燒化骨石火光燄天活擒韃子每日必有解驗據北所密報萬分真確新汗手下兵馬不滿六萬俱是心寒膽怯長怕西邊大兵直搗今寧遠又該奮勇統大兵直渡三岔徑搗瀋陽狡奴自無噍類矣此甚大機會斷不可蹉過若不以爲然每年虛費金錢三百萬文被狡奴所欺天朝要和必與我每人金子三兩一隻狗也要作一人賞

到全全依他不顧民膏脂之已竭　祖宗二百餘年之恥何時而雪也伏乞各上台火速移文寧遠秉職官兵困住達賊大舉進勦全遼指日可復矣

遼東總兵趙率教報正月十四日奴酋過江攻克愛州宣州鉄山定州一帶地方朝鮮將二道江擄開賊在夾江內安營看得正月望日二處回鄉人魏天貞等相離七日奴即下三城魏天真離彼至此又逾一月奴兵之荼毒毛鎮不待言矣葢鉄山即毛鎮所居之地愛州夜襲不防而失不知鉄山准備何如奴子（新）管父業即擄掠西虜壞我藩籬聲西擊東攻我屬

邦何異老奴昔年攻金台什白羊骨故事惟亟修備
以俟賊來大戰除與內鎮部院公議一面發水兵三
營揚帆東援整理前鋒後勁兵馬相時進止○登撫
李嵩報二月初二日把總俞文相到北信口往復州
地方見男婦一羣奔走盤問乃鉄山難民因奴酋過
江至愛州從水關進城守城官逃麗人引路圍住鉄
山殺死兵民不計其數十八日渡江去等情看得奴
子蓄謀最狡大隊長驅張虛聲於河上分兵暗襲肆
慘殺於鉄山海蓋間非圍獵之地屯兵於此其覬覦
海上諸島可知也○毛文龍奏奴賊到朝鮮定州速

送差胡自言動兵之故其書紙曰大金國二王子同
衆王致紙于國王我先老汗歸天有勢如南國尚來
弔又賫禮來賀新汗我先汗與你國毫無不好心腸
你國無一人弔賀因此我國方統大兵來你要和好
差官速來講○兵部題奴子既搖尾求款矣何以東
江之兵竟銜枚而疾趨也則求款者詒我也奴兵既
捲甲東掠矣何以漫台什四夷又逍遥而渡河則敢
來者輕我也是必回鄉東攻之報無據而後可若其
確也則方金納等九人尚可使之颺去哉
登撫李嵩　准朝鮮國王咨本年正月十七日平安

道按察使尹暄狀啓奴賊數萬騎乘夜猝犯義州城中不覺兵至措手不及城遂陷沒節制使李莞以下文武將官及兵民男婦悉爲廝殺先鋒已到州續據前後馳啓賊兵連郭山凌漢山城及安州等城節度使臣防禦使金浚等將吏數十員兵民數萬口屠殺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賊兵已到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賊兵又以一枝向雲從島要搶毛鎮道路阻絕哨探難通勝敗聲息無從聞知等因得此當職切照伊賊自未叛 天朝其桀順於敝邦久矣既得遼土勢益熾大甚以毛鎮寓在敝疆日夕耽耽欲肆

吞噬顧念奴酋在時其志專在西犯不暇他及故得拖過數年頃聞旣死酋子繼襲邊吏刺探賊情聞啓計作事與哈赤有異必欲先來東搶且聞 天朝爲羈縻之計撫議已成若尔則渠旣息西犯之意慮其肆毒於敝邦民窮兵弱全乏力盡雖綢繆有素而陰雨難防大賊猝至無以抵當長驅直上已逼內地豕突之勢豈能遏止乃於本月二十六日賊且及王京城士民遷於江華以避賊鋒君臣播越寄命孤島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在壬辰倭賊之難幸賴 天朝拯救之恩將以收復舊物目今全遼失陷漢路已絕雖

欲控訴大邦何可得也西望長慟不知所爲竊念此
賊既動大兵東來雖屢戰乘勝然其攻打城池折損
亦多深入麗國兵連禍結其巢穴必已虛弱若蒙
皇朝乘此機便發十方大兵直擣遼瀋舟師由旅順
海路以取金復等州則伊賊千里奔鄉氣竭力窮其
破之必矣夫然則　皇朝獲全勝之利而毛鎮紓窘
迫之患敝邦亦收燼余保聚疆域計莫便焉幸莫大
焉敝邦之微弱已甚惟區區一腔忠義自盡事君之
誠結怨强虜遭此橫虐雖至顚沛自顧無媿徒以積
受　皇朝厚恩未能報効爲恨耳疆事方殷不得不

發使具奏茄差行獲軍黃泊司果宋與福通官朴庚
生姜應信等前去告急惟異即轉奏施行等因移咨
到臣該臣看朝鮮之結怨於奴也以鮮之服事我而
不從奴也隔關而遠交奴忌之矣關寧在前樂浪在
後奴實有意西向而惡其尾也則今之殘鮮也澳其
忌且惡并剪其尾也謀亦甚狡矣今據該國告急咨
文其君若臣播越窮島以避奴鋒岌岌乎有不可支
之勢夫鮮實以事我釁奴則我自當擊奴援鮮無待
再計者除臣檄行鎮道催督前發應援官兵梁汝霖
袁進等駕船星赴協同毛帥相機應援務獲全勝又

咨行該國收合精銳奮勇直前力遏强敵期剪逐奴
氛俟有聲息另報謹轉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
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寧鎮別有深心
在中朝原未嘗許令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為
狡奴所縻無為屬國口實乎戶兵二部關寧二鎮作
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科李魯生題昨者方金納之來人人背知其詐豈
寧撫而知不及此第欲因而用之以行吾間而不意
奴因用我之間以間我也一介之行李西來十萬之

戈鋋東指羽書介馬而馳信使緩轡而歸直玩弄我於掌股之上而全無一毫之忌憚也搖尾乎乞憐乎往事成夢年猶可補恥則必奮懼而思爲此志士腐心之時而壯夫枕戈之日也朝鮮我數百年之屬國往昔被倭亦我拯而存之今者奴衬鮮曰彼爲我受衬也可但已乎且我有鮮與無鮮孰利而奴得鮮與不得鮮孰害則我救鮮非爲鮮也自爲也據鮮咨云奴雖悉銃而來中亦損傷過多千里遠利兵法所忌我誠征皷於河上登鎮舟師掛布帆而東毛帥聞之必且士氣百倍朝鮮君臣知萬有一生之爲迈戈相

向事未可知奴腹背皆敵勢必狼顧料必還而自救

如是則鮮可存鮮存而奴東顧是亦中國之利也

大監劉應坤題奴孽東侵誼切同舟水兵東援於本

月初三日西囘稱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衆不下五

六萬餘萏揣毛鎮孤懸又兼糧乏而海上援師難出

是以勢成破竹雖得四道以麗人素弱不格所致嗣

緣關津水兵漸集聯帆海嶠砲聲叠震毛鎮復乘閒

出奇屢有擒斬突入賊為寒心因而王京獲守賊即

掣黃安定州三萬衆從昌城滿浦潛歸瀋陽惟留千

家庄義州弼串堡為大小王子統領哇兒哈并西夷

投降麗人共二萬餘沿江農種國王李倧幸避而復返蓋自芝蔴灣乘風開洋以東所歷廣鹿石城獐子皮島等處何島非船何船非兵應援聲勢業已震驚於萬里波濤遠近間矣於海道中又見山東糧船一百三十餘隻鱗次而進又聞有內鎮胡太府亦有兵丁鎗砲器械糧餉過海軍民踴躍萬倍奴賊雖黠其能不返顧乎所以撤衆歸瀋以致屬國之獲全也

袁崇煥題慨自河西失陷縮守關門無論失地示弱即關門亦控扼山谿耳何能屯養十三萬兵馬雖進而寧前四城金湯長亙百里但北負山南負海狹不

三四十里屯兵六萬馬三萬商民數十萬於中地隘人稠猶之屯十萬兵於山海也地不廣則無以爲耕資生少具一靠於內地供給貧瘠而士馬不强且人畜錯雜災沴易生故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拓地一百七十里之不可以已也自中左所以東漸寬錦州大凌南北而東西相方四城完固屯兵民於中且耕且練賊來我坐而勝賊不來彼坐而困此三城之必築者也業已移兵民於三城之間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賊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寧前則一年屯種恐以委敵人失食而愈貧年窘一年寧前必不可

守是三城之完不完天下之安危係之此三城不得不築築而立刻當完者也錦州三城若成有進無退全遼即在目中乘彼有事東江且以款之說緩之而刻日修築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覺而我險已成三城成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重障萬全此時夷即來說款而我更加重矣

挿酋西侵

宣府報插漢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愼家夷酋帶領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於三月二十三日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於本月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札各

酋聯絡以備虎酋等情張家口報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說稱插漢上馬要犯獨石一帶口子又薊遼軍門塘報有沙華肖那二等稟插漢兒因與夷面不和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你夷邊疆土嚴謹隄防不可玩忽等因據此看得插酋僻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橫生枝節控弦十萬加於白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在我內地各嚴為設備以待之可耳○兵部奏插酋與白寧皆我款夷也插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支

乎今諸酋情急求助於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
螫於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鍊
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
即不然我亦有詞於彼沿邊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
備着實料理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蠶食原
莫予毒也

上以東師屢捷運餉接濟尚恐不敷着戶部將應補
餉銀十萬兩登津各運米五萬石刻期前發關西兵
馬着再選水兵數千策應以壯聲援

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

聖旨奴酋東侵震隣孔亟朕與廠臣深切綢繆之慮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圖聲勢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札關內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勑以重事權增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匹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俱作速議覆回奏

遼撫袁崇煥直陳虜情疏奏

聖旨所奏夷虜情形知道了奴酋狡譎百端詭來厮殺之言詐也宜嚴以應之無爲危言所喝喇嘛講款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撫賞用心查核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携貳至於虎酋爲杪花之後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解折相機宜諭務期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巖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益體廠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恊奮心力礪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重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議復行

兵部覆敬陳末議本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屯世祿獨當前矛着各以原官加級還寫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

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
移駐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
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朝於脉絡相連呼共應
務保無虞稱朕與厥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
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寧遠之守務自淸
野固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們知道
袁崇煥謹啓當道諸名公職匪材而當封疆之重寄
復遼地而聚遼人爲守葢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取
同鄉之衆此不肖爲聚兵計也不虞滔天之虜應我
邊河之聲及於錦夫築錦凌二城秋而畢矣收稼演

秋我城坐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聲於河以挑之何如假一款字以緩之舍彼欲爭而無及我不援將無患也況所以快天下而苦邊臣者則東江甚毛帥毋冬氷交則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弱及麗人耳今三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人遂易視此夷謂撲之即滅十年血戰幾能當其鋒造言生事者欲借毛帥行巳私今局巳露矣毛帥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帥即不勝於　金甌無損職之所守其干係何若而可以　國事嘗乎故敢質之天下

此書用遼人築錦凌款奴酋撤毛帥皆爲禍始
兵部遵旨覆奏本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单弱這調發近鎮兵
馬昌平調一萬領以總兵李加訓天津調五千領以
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繼着星夜赴
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加謨既係該部
薦舉必有心計堪用着齎尚方劍及冏寺銀五千兩
星馳赴滿帥前以資方畧重彈壓而備犒賞俱如議
行○兵部奴氛孔棘事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

嚴備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夜前赴山海以聽督臣調度自山西以至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揀選厲秣裹糧整搠用備緩急該部火速傳與他們知道軍幾重大各宜齊心併赴勿得逗遛以干嚴法○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諜極狡等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挫衄渡兵踈鮮復借西虜闖入秋冬津薊在在宜防喜峰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厲秣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逃將李鏞李越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猷法廢紀若不

正罪何以懲衆着內鎮臣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毛承祿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皮島用張犄角○滿桂奏報擺兵東行為犀虜攔截於笊籬山奮勇力戰虜死甚衆將令不許割級止有丁自雄於馬上斬一級恐伏不敢窮追陣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工部陳戰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遥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毋知會本中救錦州回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

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充以大將內衞外援俱可相
資防之法寓於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
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
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
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
且威略夙著無煩帮貼滚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
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
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
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

偵探有聞立刻入奏○兵部覆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爲致
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
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
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
等酋不妨便與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
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檄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
從事
六月薊遼總督閻鳴泰據總督鎮守太監劉應坤報
本月二十八日午時賊夷數萬來至寧遠東北山下

劄營職即發令箭催督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率領勇士對賊安營奴賊連衝數陣我兵奮勇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項神器齊力攻打打死賊夷約有數千尸橫滿地職先布軍令止許砍勦不許割級仍嚴率將領馬步官兵鱗次前進相機攻勦

山海總兵滿桂報錦州被圍已久業經兩次發兵勦殺奴酋前哨勢衆不得滚入於本月十九日選差徤丁前去錦州哨探情形進城見紀太府趙總兵分付城裏防備甚嚴賊令俱往松杏等處一帶安營暗伏俟有别情另報○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勇前進

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九營官兵撤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札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望見城東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即親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迎敵賊傷無數賊擡尸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砲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死數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平遼總兵趙率教報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

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擡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一面太府紀用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奔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晨至戌打死夷尸塡塞滿道至亥時奴兵拖尸赴班軍採辦窯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

○巡撫袁崇煥奏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鎗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驃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兵部題奴子淩入重地久留不歸葢欺我兵援者不敢進守者不敢出耳乃令寧遠城下之一戰橫尸遍野錦州城下之攻大敗歸營兩處捷音先後踵至非仗 皇上之威靈藉廠臣之區畫何以得此哉當此二捷之後賊氣已阻我氣愈張令雖馳騁於塔杏之間必不敢蟻聚於堅城之下徐而圖之其機可乘第恐頓兵日久錦圍未解又非我利政須厲兵秣馬乘機伺隙以爲必勝之計以收萬全之算至於犒賞有
御前銀兩其器物馬匹亦屢經奉 旨行催矣
寧遠太監紀用報賊於初五日在小淩河札營拆毀

小凌河城墻初六日盡赴大凌河折城屢來投降並
夷具言奴恨錦州殺傷夷衆大半若留下城墻漢人
又如錦城據戰又將廣寧諸城盡折使漢人無據方
好上陣厮殺自此逆賊漸東地方無虞
晉爲經略取用趙率教竟成守錦之功其寧城之
不墮金啓倧與有力焉事見別傳
總督閻鳴泰題奴雖遠遁勢必復來錦州邊併與區
原非扼塞險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日錦州止可
懸爲虛着愼勿認爲實着止可設爲活局愼勿泥爲
死局止可計用以弭敵愼勿株守之以抗敵臣頃至

寧遠密商之內鎮與寧撫其見頗同此番之戰我兵傷損亦多則今日急務無如補兵練兵爲要闘奴攻朝鮮得船四百隻而都令色令與黃把都兒近復自折入於奴倘令朝鮮叛人以片帆渡海新附西虜以數騎窺關而奴子自率大兵從廣寧故道而來皆計之最毒而事之不可必者安得不速爲之備而又安可與人爲之備哉

樞輔惟以築錦築大凌爲實着年來籌畫惟此加

工卒至誤國

兵部奏奴子回巢裹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

糧明矣但溽暑行兵被巳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
淸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上年寧遠嬰城固守故
事且河西食俱巳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摽掠若
奴子不揣淺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
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渡而擊之此萬全之穩
着也伏　勅撫鎭諸臣固守城池愼勿妄動避其銳
氣邀其惰歸最爲上策云〇西虜領部衆報効遣夷
使貴英等請賞
寧遠太監紀用奏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
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

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尸骸處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等發精兵防哨是役也保六年弃遺之甯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捷爲此塘報

袁崇煥不肯拔錦州。所以有暮氣難鼓之旨。紀用直前。亦畏魏璫之操切也。

御史李應薦題撫臣袁崇煥撐持殘疆拮据數載催

是假弔修款設策太奇項因狡虜東西交訌議者遂嘖嘖啞爲愚弁以不急援錦州鄙其爲葸此似不可爲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　准其病歸而優優叙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

七月奉

聖旨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督臣駐劄薊門亦係重地寧遠督師朕特簡樞臣俾星馳赴任料理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劄寧遠督師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賜尚方劍○閻鳴泰加陞少傅

協理京營○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　命會同督撫道開採○錦州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傳首各邊

督餉御史劉徽題頃見寧撫袁崇煥請告奉　旨回籍矣寧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咸思倚重而講款一節聞者不無詫異說者謂借款爲名撫臣另有作用未幾一面講款奴且有事於東江攻東未已奴更西犯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作用之可自效也樞臣王之臣曩嘗督師時及知款未易而講不可輕慮貽封疆之憂先爲苦口之藥老臣持重

都已降奴

洞悉虜情不啻燭照數計然者邊臣若此何慮邊事
不萬全哉
兵部題奴酋用都令色令爲向導而窺山海內地皆
勢所必至我當預防斯可無患獨錦州一城原因啚
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件件做去今則爲奴所必爭矣
避僻與區無關險要守之則頹垣壞壁修築甚難不
守則寸土寸金弃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小
修以補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卽督臣疏內所謂虛
着活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爲錦城已守有成效不當
議弃若臨時用以設謀餌敵出奇制勝應聽新督師

熟計而行可也
督師王之臣奏西虜自都令等投奴北邊六七月間無一夷則我之肩背皆受敵之地矣乃第一緊要全在糧餉接濟錦州所以能守能戰者食足故也見今寧城內外肩摩轂擊居無剩地斗米三百餘錢而天津二運未完三運尚未發動轉盼入冬氷合事無及矣萬一賊至何以支持旬日乎又總兵杜文煥駐寧遠侯世祿駐塔山尤世祿駐錦州已奉有 特旨乃尤帥謂錦州城池遭雨崩頹萬不可居今暫駐杏山侯世祿謂塔山低凹廹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池

亦且修築未完意欲移置別所臣思各帥信地已定自當有進無退豈得移易地利失險則人心不固容臣臨時相勢酌處其糧料儲備各宜廣宜預不可須臾緩也

閻鳴泰疏今夏錦州之圍臣聞警東馳即先呼崇煥之衆謀丘磊而秘囑以報曰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既誤矣豈容再誤。錦即有得失。不係安危。惟一意以固守寧遠爲主。切勿輕動。致墮奴計。蓋錦去無損於寧。寧一從則關門震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是時奴兵結五大營於塔山一帶以北圍錦而西

窺寧我以逸待勞一戰大捷錦圍遂解此兵家所
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法也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
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
河寧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姪一人特
封安平伯世襲○又錦寧之捷廕忠賢弟姪一人世
錦衣指揮使○紀用廕錦衣同知世襲王體乾劉應
坤等各加恩世廕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疏稱向開奴兵

渡河臣等焦思蒿目日夕靡寧心懷岌岌若身介其
衝者蓋錦州孤懸絕徼我師之精銳集焉錦城安則
寧遠安山海安首尾情形聯屬一體茲幸斗城壘固
全師凱旋前有寧遠之一擊後復倍其功東有毛鎮
之克揚西復張其烈此皆　順德潛孚百靈呵護邀
祖宗在天之默佑兆　泰圖億萬之靈長是以轉危
爲安用戰爲守臣等屢聞捷報舞抃同情雀躍　嵩
呼曷勝慶慰追惟往事從昔三韓陷沒壬戌之夏始
收復關外五城各堡。今幸步步向前兩河版圖可取
大漸復矣昔也謀議定而忽搖委任專而輒易人各

一心事各異意今則號令屹如山岳。守者盡懷敵愾之心接應迅於流水至者常慮後至之罰。援師麕集饋餉雲從將數年前遇賊狂奔之肺腸洗滌殆盡。合十萬人併力協攻之意氣振發如新。此則　乾斷勵精　廟謨弘遠內而閣部科道外而鎭守督撫道將文武諸臣之肝膽畢照策力兼收共成捷代以昭盛績也然而臣等猶有進焉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弭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久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儲內地海瀕

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寨連屯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為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蓄銃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彀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為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鬬之時强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馬肥於草實弓勁於風高海颶不便運艘難於轉輸。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攝冰。胡騎遝能翕渡島帥難施牽制之力。

凍土易療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瘴瘃。彼向陽而就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扉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華新募之遼人。焉能慣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永懷好音。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繁。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蚤辦軍需。以備臨期之緊用。

預筴其所難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於曲突徙薪之慮此在當事重臣必有成算而臣等淡心惕患輒敢謬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以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　明明在上濟濟在　朝自饒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八月登萊巡撫孫國禎題天啓七年四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照得逆奴東犯本鎮令南北官兵分路設伏張疑出奇衝截攻勦仍嚴令對敵不許貪割首級打營不許躲避風雨官兵奮勇一勝於

宣州車輦江當溝小鐵山等戰再勝於義州吳庭關瓊山青龍山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庄瀰川堡鎮江沿邊等戰四勝於雲從關口龍王宛子本鎮親督內丁之鏖戰五勝於會肖國王彼此夾攻逼賊於瓶山之遠戳計各路相機攻殺贞傷俘虜無數其各營官兵鄉縛解鎮男婦活夷當官研審明確等因該臣看得毛帥孤懸絕島遠泊水鄉滇霧胡風侵肌撲面寒烟冷月泣晝憐宵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諦觀宣州車輦義州西門龍山諸役皆令人古咋心驚色飛神動然義州西門之捷獨雄而奇蓋其俘獲者

皆名酋令之繫組而獻者此也宣州諸路之捷又險而奇葢毛帥親中二矢不爲少動自五六年以來大小幾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搶獲器械馬匹累百近日續報者不與焉據册獲功將士均當優敘至陣亡官一百二十六員如毛有松等均當錄後陞賞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賈永德等亦均當錄後優恤被傷官八員如馮應舉等被傷兵五百四十二名如王世隆等亦均當優恤者也

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不可盡沒

劉詔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

本月江西鄉試策題云任讓之局古人合領之今人分擄之吾以爲先定之於品品非聖賢豪傑則富貴功名之途側肩而奔之非迫而起叩而應者矣此房琯殷浩之流任讓兩無所據又巧爲任者他人縡有成效則勢攫以居其功事勢將有可圖則狙伺以邀其便品愈卑而事愈壞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未望之遠志難慊衾影旣出之小草有慙輿論幾何不爲千古嗤咲哉

此策題明刺自請行邊者

戶部題 郤色部落投降督師疏稱弱者自爲食則以

陣亡缺伍之糧養一千七百之精壯而有餘無煩另措矣至於發銀米餘以養十萬居民則　祖宗以來無賜田租之　詔臣部即欲措發而無從前錦州被圍連呼顆粒皆無迨虜敗之後錦州尚餘米三萬數千而奴營沙鍋中率存漕米飯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師習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　告庶中外相成兵食兩足矣

督師王之臣題三軍之命係於一將今山海有滿桂寧遠有杜文煥塔山有侯世祿錦州尤世祿前鋒朱梅各奉有　專勅旗鼓相望可謂極一時之盛矣然

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便文煥家世將種久歷西鄙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遼左情形非其所長滿桂自恢復寧遠以來即在此料理而夷情邊事瞭然胸中虜中齒指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縱有經理之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親友各奉 勅印誰肯相下滿桂晉秩宮保各位巳崇且原奉 勅劄得以節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調滿桂於寧遠俾節制如故則上下人情久恊無難收指臂之功矣

十月閻鳴泰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事○撤鎮守內臣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膺任

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悊皇帝崩

二十四日

今上登極以明年爲崇禎元年

九月督師王之臣題職於七月内未出都門即聞西虜都令色令等携帶部夷二萬餘人投順東奴心甚慮之幸奴子不即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窮餓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致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虎酋之欲謀已也忿激離巢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目願向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欣然欲來

後聞虎酋兵動恐　天朝不能庇決意投奴比奴疑忌未敢寄跡於瀕河諸處碍部落多悔恨輕離故巢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虎者十居四五投我者纔十之一耳今樞臣長慮却顧仍欲置之故處給以原賞是矣彼若故處可居雖招之豈能使來今附我而我拒之彼必不敢西歸仍必東投奴子我方欲空其所有安可益其所無當各夷未至職集各官計議如朱梅王牧民祖大壽皆老於邊事熟於夷情者咸以為此計不可失也議者鑒瀋陽覆轍惴惴焉不知瀋陽之收降也經臣過掛招降

之旗諸虜乘機踔纆來歸兩月之間塡滿瀋城所謂
引虎入門有不噬人者乎今諸夷窮感未歸我可藉
之為用旋而却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兵家事原不
可執着即使諸夷而果詐降也我亦當以別法制之
寧可放虎近山乎錦州僻在寧遠之東北原非重地
原不必先宿重兵祇因前任總兵趙率教嗜屯利故
以兵屯之堅持衆議謂奴決不西來豈知方金納馬
首方東而賊兵已圍錦州矣自虜退後業已弃其田
疇毀其廬舍士民商賈席捲而歸寧城則錦州之景
象可知因令前鋒二將在彼略加修葺俟明春修完

城及軍火器械而後可守錦州尤世祿分署信地也令尚楚趄於杏山不敢輕往茲欲以紀用鎮之是以朝廷之貴臣爲餌於虎豕間必非萬全之勝算也○登州報叛賊李永芳故

十一月撫寧侯朱國弼疏云奴賊與我深仇而及其灰也魏忠賢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根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爲之乎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鑽刺而喬遷羨乾文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於此○戸部主事陳此心疏稱寧錦一捷不過解城

下之困圍未復侵疆之只尺止可免罪豈可言功魏
忠賢欲藉此廣茅土以自張內翼故槩加諸臣銜秩
世廕以相羈縻耳獨不援在　廷諸臣之例加一級
賜一廕於數載扞圍之舊撫袁崇煥乎幸有讓廕之
霍維華尚存一綫公道於人世而忠賢旋促之以去
餘又何敢言哉

兵部尚書閻鳴泰題壬戌監軍之役臣任關內袁崇
煥任關外傾葢如故無言不投毎毎月下燈前靡不
抵掌促膝共計滅奴一時去事如舊經臣王在晉輔
臣孫承宗督臣王象乾復傾心相交降心以從遂舉

趙率教以守前屯舉祖大壽以守覺華島並寧遠城闢草披荊招攜懷遠漸築首山以西二百里已失之疆場始復歸我版圖矣當日夙夜拮据之勞炎霜馳逐之苦赴七尺於彼蒼期一當以報　國恨不唾手黃龍共一痛飲至今年久悉丟則愈冷人數易則愈生誰復有知而念之者唐詩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悽然泣下今一重門限安於泰山其飯盤中之飧而披羅綺之華者不知其幾矣亦知當日鋤禾

養蠶之苦乎

讀此疏憶當年始事之艱直堪淚下熊王入關遼兵大潰人衆擠軋關門不得闔者四晝夜此時已無關矣　廷推經略何人敢任晉爲　國心殷單車就道守前屯寧遠等處皆晉任內事也樞輔代之則防守已大定矣彼監軍勞苦尚爾自陳而况爲經略者哉所云人數易則愈生洶爲確論彼時朝論不搖邊臣久任即不能滅奴奏績亦何至有虜犯京城西夷盡叛塞外皆爲敵國乎

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終

三朝遼事實錄跋

曩遼患孔棘家大人拮据中
筦蓐食行間殷憂宵旦不遑
寧處玆小子時得而親承焉
巳巳歸里毋得報輙廢書而
歎曰有是哉邊事一至此極

乎兵虛而不可恃也餉靡而無可覊也效順之虜昔爲我用而今爲奴用也長邊數千里在在可窺而入也葢自壬戌以後關寧失馭其所繇來者漸矣追惟河西奔潰胡塵

滿目犬羊充斥流離載道鴻
鴈哀鳴天造草昧紛紛攘攘
渝關爲劍戟之場矣彼時寧
前不復則山海危山海不守
則
神京危舉

朝朒縮而家君挺身仔肩以愧
夫臨事怯避者鋭志為收復
寧前之議以愧夫奔踣失地
者不請兵不請帑单車就道
以愧夫多方請乞者比出而
經畧欵讐相兼戰守互用關

前殘破之區重歸版籍而棄甲曳兵者作矣無刺無非倏更倏代言者無已而自請行邊督師者姤矣於極危極險之地百難百窘之時幸不蹈前車之覆轍留樞筦任三告

乞歸家君曰此

社稷之靈也

君之福也臣何功之有角巾私

第口不言功而爲公論所許

可復拜南銓之

命無何而權璫竊柄獨行見忤

屢推屢黜以至三載之淹璫
殛而始正中樞之席焉是時
邊防窳惰業五載於茲矣當
袁督師之
陛見
御前矢口輕言滅奴因箴規之

相咈遂謀議之參商必欲易本兵以恣行其臆於是諫垣有水火之談而憸壬任苞苴之入債帥遄誅之疏投鼠起憎而

召對欺藐之

旨批鱗觸忌偶緣惠安之增
勑蘿葛株連瞥然投劾而歸矣
藉令家君在任則薊兵不至
抽单島帥何繇立捽捭部不
遷素囊不滅而西虜不背約
以從奴詎至陰許和而陽赴

援有引虎入門之禍哉老父
年齡薄暮願不知名子情喜
懼交切惟知愛日身之隱矣
何用文爲顧念虜患披猖
君父蒿目十年遼事草野僅聞
其槩史乘恐失其眞斷簡殘

編悉從邸鈔中之纂集梓人
乞付剞劂皆刻浮摭實之文
無虛無贋董狐齊太史或取
徵取信焉昔孫盛作春秋而
子孫環向泣請更竄今當
國步之多艱公論之翕叶有二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長之見
嫉枋頭之失年未遠而人盡
知之事不必諱卽諱言奚拯
于已然之失策也父操筆而
稽
國是子攝衣而讀父書不識有

當于編摩之一得否謹以書
之簡末
崇禎己卯上巳日男會玆謹跋